

歷史與空間

饒公的三星堆研究(上)

國學泰斗饒宗頤教授對三星堆、對古蜀文明的研究似乎並沒產生應有的轟動效應。四川三星堆首次上規模的考古發掘是在1986年公佈的。不久，作為對此次考古成果的祝賀，饒公便寫出了他的專著《西南文化創世紀：殷代隴蜀部族地理與三星堆·金沙文化》。或許被崇山峻嶺包圍的四川盆地，未看清出現在南國上空的那一抹學術靚麗，這本書直到十餘年後才由上海一家出版社出版。那時學術界論說三星堆的熱情已經退潮，雖然出版的書籍發表的論文數以百計，然而面對中外觀眾對三星堆之謎的困惑，一些蜀中學人依舊無奈，只好用「未解之謎」去搪塞全世界的嘴巴。

其實饒宗頤教授早就就是解謎人了。他對三星堆、對古蜀的研究，入木三分，獨具灼見。有路標的功能，有鑰匙的作用。他從對古代文獻的顯考着手，為探索是誰創造了三星堆文明，提供了不少的鋪路石。早在上個世紀的九十年代初，中國內地學術界完成首次探源工程之後，面對海外學人的質疑，探源工程的首席科學家似乎有所省悟，提出要到古蜀，到三星堆去尋找答案。耗費巨大的第二次探源工程已經好幾年了，據說就要公佈結論了。若是依舊看不到古蜀，看不到饒公的見地，恐怕對五千年以上的華夏延續文明一說，也難以在學術邏輯的框架下完整其線性敘述。



■筆者收藏的「人身魚尾」氏人的古蜀玉雕。 作者提供

上述預測當然只是筆者個人的以為。筆者是歷史學家、考古學家嗎？非也。在下只是一個收藏古蜀玉器的七旬半翁，一個年輕時寫詩至今還愛想入非非的半罐子文化人。不過筆者在過去近十年的慘淡經營中，以炎帝為視

窗，以古蜀為焦點，以古玉為證據，以祖源記憶為切入點，以祖先文化元素為指路標，以古籍中的「節點」、「熱點」和「疑點」為抓手，經過獨立思考、邏輯過濾、考古印證、民間藏品信息的補充，沿着文化交融線和民族遷徙線，去探索華夏五千年延續文明的根本和古蜀三星堆文明的來龍去脈。指出舉世無雙的古蜀三星堆文明，不是來自中原，不是來自西方，更不是天外來客，是中國上古史中炎帝文化線在蜀地的最後輝煌，是「龍的傳人」由東向西遷徙，在蜀地的空前發展。在我探索的關節中，饒公對三星堆、古蜀研究的成果，給我指引，令人清醒。

十年磨一劍，拙作《祖源記憶：華夏五千年延續文明的根本，古蜀三星堆來龍去脈的指引》殺青後，先有原重慶市政協副主席尹明善先生的鼓勵與資助，後有四川新華文化公益基金會的首肯與促進。巴蜀兩地的攜手支持，我那本近500頁的拙作得以出版應市。吃水不忘挖井人，特作此小文，報告饒公的學問是如何哺乳筆者的認知。

一、饒公對「三危」概念的重新界定，使我對炎帝文化交融線和民族遷徙線最終進入古蜀地的猜想，找到了古籍應照和地理支撐。

「竄三苗於三危」是遠古中國歷史進程的重大節點。危概念在商的甲骨文，在周的詩典上都多有出現，並多與古蜀的羌、氐有所關聯。以往的學者都將「三危」視為一危，將其地望指向敦煌附近。敦煌與蜀地距離萬千里，在遠古，如此博大的空間中史實若要形成互動，恐怕很難通過邏輯驗證。饒公以甲骨文上出現的多個事例為依據指出：「疑古時危方版圖甚大，危方之外，又有上危下危，合稱三危」。選堂先生還將下危的地望看到甘肅南部和青海的黃河南岸。這樣一來，我清醒了，三危非一個點，乃是「漫長一線」，我的聯想有了翅膀，可以去到《山海經》中遨翔了。

二、饒公對「夷」概念提出了獨到的闡釋，為我對古蜀重要種姓氏人的源流探索豎起了路標。

伴隨「竄三苗於三危」是「分北三苗」。古代中國出現「夷」概念，炎帝的種姓和文化在「夷」概念中傳承。使「炎黃子孫」的認同有了

史實證明，夷與夏，炎黃子孫的血緣大混雜、祖源大整合、文化大交流。夷對夏的「不侵不叛」，夏對夷的「用夏變夷」、「學在四夷」，構建出有聲有色可歌可泣的華夏五千年以上的延續文明史。

關於「夷」的讀音，饒公認為：「與、於皆喉音魚部字，夷與同屬喻母，『與』可能是『夷』之對音。」選堂老的指認邏輯是，四川岷江上游茂縣牟托村戰國石棺葬出土有陶鼎，其銘文有「與子」二字。進而，「與、於皆喉音魚部字」。對此筆者的拙作以為，饒公提出了「魚部字」，但沒將「夷」與「魚」直接掛鉤，大概「與子」有考古出處，方才將「與」「夷」間接指向「魚」。筆者乃界外之人，「牛犢」、老牛都不怕虎，斗膽提出「夷」即「魚」的轉音。「夷」概念的「魚」，已不是形而下的魚，而是形而上的魚，是炎帝後裔在「竄三苗於三危」的大時段後期，在長江中上游地域所創新的一種祖源指向。對此，《山海經·大若西經》已有暗喻：「互（氐）有魚偏枯，名曰魚婦。……蛇乃化為魚，是謂魚婦，有互（氐）人之國，炎帝之孫，名曰靈恕，靈恕生氐人，是能上下於天」。請注意，「蛇乃化為魚」的提法，可不可以理解為紅山文化期的龍（蛇）已傳承轉化為龍山文化期古蜀的魚（夷）。

饒宗頤教授還在甲骨文的顯考中，提供了古蜀地的「魚羌」證據。所以筆者才猜想，這些將祖源指向「魚」的夷人，在古蜀地的大渡河流域建立了氐人國，與古蜀的「瞿」地北來的羌人，構成了「蜀為氐美國」的數千年歷史。

（未完待續）



■筆者收藏的「蛇乃化為魚」氐人「無足」的古蜀玉雕。

作者提供

書若蜉蝣

骨灰塔樓與垂直公墓

地球上可容納多少人？據粗略統計，在過去50,000年間，約有1,010億人曾先後在地球上生活，然後相繼逝去；現今地球上的人口超過70億，當然亦會兩個世紀內加入死者行列；那麼，應如何處理那些遺體呢？傳統的殯葬習俗日漸消失，皆因印度虔鷹日益稀缺，此所以當地瑪羅亞斯德教（Zoroastrian）就放棄古代的天葬了。

在猶太及穆斯林人口眾多的城市，情況更為緊迫，皆因火葬乃嚴重的宗教禁忌；據一項研究所預測，如果2050年之時，土葬比例仍一如2014年，這世界就需要額外的6,500平方公里土地，那就相當於紐約面積的五倍多。

地球土地日益珍罕，解決死者屍體只好採用公墓，其中一個例子為巴黎最中心地段的聖嬰公墓（Les Innocents），在中世紀時，超負荷運載已惡名遠揚，屍體層層疊疊，以至於在墓地牆外就可看見；公墓大部分由集體墓地組成，據說其中一個坑裡埋葬近18,000人；巴黎市民為清理出更多空間，遂採取激烈行動，將骸骨從墳墓中挖出來，然後將之放置在沿墓地圍牆所建起的拱廊之中，稱之為「骨灰室」。

許多屍體在被遷移後仍在繼續腐敗降解，一名18世紀後期的遊客有此描述：來到巴黎就像被「吸進了一個惡臭的下水道」一樣；後來墓地及其骨灰室被徹底放棄，因為一場大雨，使一個大型墓穴和相鄰的房屋之間的地下隔牆倒塌，屍體遂傾瀉進鄰近的地窖。

正因如此，德國遂因而採用「太陽能集中器」，據稱，40年前去世的屍體歷經數十年後仍完好保存，不會腐爛；在很多歐洲國家亦有類似問題，於是採取令人毛骨悚然的解決方案，當中包括以石灰來融解已部分腐爛的遺體，從而清理出更多的墓地空間，或用抽籤方式以分配骨灰安置之所；然而，全球目前最受關注的，也許就是「垂直公墓」了。

將死者放葬於建築的歷史，至少上有千年了，高層墓地一般都有若干層的樓面用於置放棺木，從而安於多層的層架之上，或在抽屜之中，如此設計，據稱可提供超逾土葬七倍以上的空間；從以色列到巴西，這樣的建築已廣泛存在，而全球各地更多城市諸如奧斯陸、維羅納、墨西哥城、孟買及巴黎等等，俱在設計下一代的多層骨灰墓塔。

今日地上墓葬要文明得多，路易斯安那州新奧爾良的羅馬天主教公墓，經常被稱為「死者之城」，那是由於大量墳墓有如高聳的小屋，就被猛烈陽光曬得褪色；此種安葬方法其實出於地理上的原因，皆因新奧爾良處於沼澤地帶。

迄今為止，全球最高的此類建築，應為巴西桑托斯的「教教紀念公墓」，目前已高達到32層，足以容納14,000人的遺體；就在1983年初步完工之時，此一公墓並非如此誇張，然而，巴西人對「看得到風景的墳墓」的需求旺盛，一直在加建樓層，現今仍在擴建中，最終達到32米的高度。

詩情畫意 趙素仲作品——

詩畫禪心（七十三）

元代高僧宗瑩

坐雲幽苔
享生蘭薜
一身滿連
下澗崖碧
涼路香碧
。 ， ， ，



元代高僧宗瑩詩
素仲配畫
甲午秋日

宗瑩（生卒不詳）。元代備受士林敬仰的高僧，能繪蘭竹，並擅畫奇石。讀此詩感覺有鄭板橋之風。板橋先生擅畫蘭竹，其「幽蘭滿澗香」一句，令人不禁浮現一幅板橋畫作，我也以板橋畫意配圖。讀着這樣高意境的詩，當然感受到那一陣的清涼。可惜現實世界並不如此。

啟悟隨筆

現實世界怎樣？現實世界充滿環境污染、空氣污染、人性污染，有戰爭、有鬥爭、有饑荒，許多不幸發生。很多不平及不公義事情令人倒抽一口涼氣，難有「坐享一身涼」之境。高僧的詩給我們精神意境，佛教的智慧洗滌我們心靈，令生活在現實世界有喘息的一刻。

絲路詩絮

嫉妒

■ 拉·阿利莫夫
（塔吉克斯坦）
宋紅譯

你問我，寶貝，你是否因愛生妒？
我坦言相告：「是的，我嫉妒……」
我嫉妒狡黠的陽光，
掠過你的唇，將你的雙頰輕撫。

我還嫉妒那輕佻的風，
揚起你飄逸的秀髮，婆娑輕舞；
嫉妒潺湲的溪水，纏綿流過你的腳踝，
我不要將你拱手相讓，我嫉妒。

我嫉妒你鍾愛鑽石般璀璨的星，
你像它們一樣，比它們更加耀眼！
嫉妒你迷戀過野的碩果繁花，而你，
你才是令鮮花失色的傾國紅顏。

我甚至嫉妒那湛湛藍天，
嫉妒它跌落在你眼中的那抹蔚藍；
嫉妒你有顆善良美好的心，人見猶憐，
我不要與人分享，她屬於我的……

請不要把我的話放在心上，
雖然嫉妒有時會令我，
像孩子一樣痛哭失聲。

浮城誌

煩擾

夜暮悄悄垂下，青年在靜謐的房間內發愣。倏然手機鈴聲響起，青年連忙接聽，卻馬上掛斷電話，他不禁嘟嘟囔囔：「又是推銷廣告，我不需要向銀行借錢，況且我從來沒有在這間銀行開設戶口。」他緩緩走到書櫃前，隨便拿了一本書，然後坐在床邊閱讀。可是心不在焉的他，紙上的文字無法讀進心坎。片刻後，青年合上書本，沒心機繼續看書。他瞥一瞥身旁的手機屏幕，肯定它尚在運作，沒有因為電力不足而關掉，即自言自語：「其實，沒有消息，也算是好事。現已是晚上，病人不會在這段時間出院，醫院一旦致電給家屬，必定出了問題。」就在此時，手機鈴聲再度響起，他沒細看來電號碼，已趕緊接聽。隨後他略感厭煩地掛了線，「這

豆棚閒話

狗年話狗

我身邊很多人都屬狗，新年剛過，大家就以各種方式準備過本命年了。狗成為生肖符號之一，是狗在人類の日常勞作及生活中，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。狗因為嗅覺靈敏，生性警覺，又有忠誠之性，很早就被馴化，用來追蹤狩獵、看護禽畜、守衛家園，是先民征服自然的得力幫手，陪伴人類走過了初創的原始歲月。

到了戰國時期，養狗競賽為樂，已成為纨绔子弟的日常消遣。《史記·蘇秦傳》：「臨淄甚富而實，其民無不吹竽鼓瑟，彈琴擊筑，鬥雞走狗，六博蹋鞠者。」這是狗從狩獵工具轉為寵物的過程，其作用隨着社會發展，有了新的變化。《呂氏春秋》裡說了一個故事：齊國有人擅長相狗，鄰居託他找一隻善捕鼠的狗，隔了一年才找到。但鄰居養了幾年，狗從來沒捕過老鼠。鄰居詫異而來，相狗人說，這是一隻良狗，志在捕獵更大的動物，如果讓牠捕鼠，就必須拴起來養。於是鄰居用繩索把狗腿拴住，狗遂開始捕鼠。狗在古人生活中逐漸發展出來的不同職能，也奠定了牠作為家庭寵物的地位。

古人著述的雜記見聞，對狗的記述甚多。最著名是晉代陸機年輕時好打獵，有門客送他一隻狗，名為「黃耳」。後來陸機出仕西晉，居於洛陽，很久沒有收到東吳親人的家書，就試寫了一封信裝在竹筒裡，繫在狗頸上。狗沿着驛路返回東吳，一路上自行捕獵覓食，遇到

河流阻隔，就機巧地依附行旅中的客人，乘船渡河。到了陸機舊居，家人看完信，又回信放入竹筒內，讓狗帶回來。半月時間，狗就把人需走五十天的路程，往返了一趟。成語「黃耳傳書」即由此而來，比喻傳遞消息。狗的忠誠和忍耐，獲得了人們的大聲讚美。

此外還有不少看起來很神奇的故事。清人陳其元《庸閒齋筆記》載有一個姜姓藥舖老闆，在蘇州為人診病開方。他養了一條很溫順的狗，每次代人診病，狗都跟隨在他身後。曾有病人氣塞阻隔，姜老闆以為是體虛虧耗，想開補藥讓病人進補，狗朝他大叫不止。姜老闆得到提示，更改了正確的藥方，病人幾劑藥就痊癒了。另有孕婦因妊娠反應不思飲食，姜老闆誤診為消化不良，導致腹部脹滿，狗又向他「呦呦」叫，模仿小兒啼哭的情狀，姜老闆頓然醒悟，改開安胎藥，不久孕婦即生下一對雙胞胎。

還有人患濕毒，一條腿紅腫不堪，姜老闆未能確診，狗突然上前咬住病人的腿，頓時血流滿地，都是紫黑色的污血。病人痛得大哭，姜老闆盛怒下不停打狗，過了良久他才想到濕毒蘊藏於病人的血裡，不開刀就不能將之引出，狗是代他作出了正確診斷。於是為病人敷藥，很快痊癒。姜老闆的狗也因此聲名遠播，被稱為「犬醫」。

《清稗類鈔》也記載了一件狗鳴冤討還公道的奇事。清同治年間，江蘇甘泉

信箱交付，省下處理此等煩擾電話的時間。他不由得喃喃自語：「近來，任何電話也必須接聽，我只大約知道醫院的來電號碼，倘若突然轉用其他號碼，甚至醫生用了自己的手機致電，那怎麼辦？」他在猜想，明天醫院該會通知自己，親人可以出院，於是他臨睡前特地為手機充滿電。

黑夜過後，耀眼陽光弄醒了疲憊的青年。睡眼惺忪的他緩緩地洗臉刷牙，忽然聽到從房內傳來的手机鈴聲，於是他趕快衝回房間接聽。

結果，在他耳邊響起的只有「嗶」一聲及自動掛線的聲音。他無力地坐在床邊，呆望手機，感到看似普通的一通騷擾電話，對一些人而言會是這般的殘忍。

青絲

縣衙有一條狗，某日在市集的皮匠舖裡玩耍，被皮匠用利刃砍傷一條腿，血流不止。狗立即返回縣衙，逕入內室尋找主事的官員。縣令看到狗受傷，想要查究原因，狗於是跑出縣衙大門，不時扭頭回望，像是在等人跟來。縣令讓衙役在後面跟着，一路跟到了皮匠舖，狗朝着皮匠不斷「嗷嗷」叫，然後伏地不起。衙役把皮匠帶回縣衙，縣令升堂訊問，狗也大肆咆哮，狂噬不已，像是在申訴無故被傷的冤屈。縣令當即責備皮匠不該用刀傷狗的行為，又根據程序寫下文書結案，狗才滿意地搖尾而去。

人是社會性生物，於物質需要之外，還有強烈的精神陪伴需求。狗作為馴化最成功的動物，其特別重要的不同，是在與人的接觸和陪伴過程中，能令人產生愉悅、快樂的情緒，從而在人際關係匱乏時形成有效替代，讓人獲得心靈上的慰藉。所以，狗與人類所形成的社會關係，遠比其它動物更為密切。而這也是狗在十二生肖當中，軼聞趣事最多的原因。



■ 大家以各種方式喜迎狗年。圖為小朋友在挑選生肖狗藍印夜布作品。新華社